

散文

树大林深百鸟飞

王天瑞



我在这个小城，已经居住好多年了，不知是没有注意过大树上的鸟巢，也不知是根本就没有鸟巢，却从来没有像今天看到过这么多鸟巢，也从来没有看到过鸟巢。

春天来了，春光明媚，春风和煦。我兴致勃勃地外出踏青。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大树上有了鸟巢。东新区图书馆周围，树木茂密，我数了数，高高的树上垒起十一个大大的鸟巢。那是喜鹊的巢。有的喜鹊正叼着枯枝飞来，有的喜鹊正衔着草根、线头、羽毛飞来，不停不歇地忙着建巢。转眼间，它们又嘎嘎地喊着叫着——唱着欢乐的歌飞向远方，又去寻觅枯枝、线头、羽毛……

平时，鸟类“四海为家”，并不需要固定的巢，绝大多数的鸟类也不在自己的巢里睡觉。但到了繁殖期，它们就需要有个安身之处，就需要建个巢了。别看鸟儿不甚聪明，但本能使然，它们也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建巢。看吧，燕子在房檐下建巢，麻雀在墙缝里建巢，啄木鸟、鸚鵡在树洞里建巢，喜鹊、乌鸦、老斑鸠在高高的树枝上建巢。它们要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巢里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可以发现，鸟儿建的巢，环境上比较安全，能免受敌害侵扰。

我的老家在农村，建国初期，村周围还是国民党扒黄河时、人们为防黄水打起的寨墙，又高又宽。寨墙上生长着茂密的大树，树枝上垒着数不胜数的鸟巢，树下草丛里处处潜藏着鸟巢。每天早晨，太阳一露头，寨墙上百鸟齐鸣，和谐悦耳，委婉动听，就像集体大合唱。当太阳缓缓升高，鸟儿扑扑愣愣腾空而起，钻进云中。更令人惊奇的是，夕阳西下时，鸟儿像部队打靶归来那样，又一群一队地整整齐齐飞回来，缓缓落在大树上，悄悄隐进草丛里。人们看见鸟飞，脸上就笑，听见鸟鸣，心里就乐，与

鸟儿们结成了特殊感情的朋友。

我记得，“大跃进”时代闹饥荒，地里的野菜剥光了，河里的杂草捞光了，人们只得寻找无毒的树。一天，我用一根长麻绳，这头拴在腰间，那头系个竹篮，爬到树上捋榆叶。意外地，我看到身旁有个老鸱窝，好像一个大铁锅，锅里还有两个鸡蛋似的老鸱蛋。我真想把它们一下抓过来，回家煮煮吃。心想，不能吃，那是两个小生命呀，再饿也不能吃。当我将榆叶捋满篮，两个老鸱飞回来了，看到我，以为我要捣它们的窝，或掏它们的蛋哩，就嘎嘎叫着，发疯似地扑向我。我大吃一惊，赤赤溜溜滑下树来，腿上胳膊上拉出一道道血口子。

岂料，人们的朋友越来越少。

经过“树炼钢铁”“文革浩劫”，树枯了，树焦了，树死了，无家可归的悲痛欲绝的鸟儿哭着泣着哽着咽着飞走了，去寻找生存的路。

春雷滚滚，春风又绿颍河岸。一棵棵大树，一片片新绿。大树枝繁叶茂，钻云拂天，为人间注入无穷活力，也为大地增添无尽生机。生态环境变好了，鸟儿兴高采烈地飞回来了。就在我们的新闻花园小区，我就经常看见麻雀、喜鹊、燕子、画眉、百灵、八哥、嘀嗒坠儿、老斑鸠……我就经常听到婉转的鸟音、圆润的鸟音、清脆的鸟音、嘹亮的鸟音、美好的诗意的鸟音、潺缓的叮咚的鸟音、挟裹着灿烂阳光和曼妙憧憬的鸟音……

今年植树节——3月12日上

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东新区大桥北头出发，向西，沿着颍河大堤，走到大庆路大桥。又从大庆路大桥南头出发，向东，沿着颍河大堤，走到东新区大桥。目光所及，看到沿途的树上垒起76个鸟巢。走在颍河大堤上，就像走在森林世界。由于行色匆匆，不知还有多少鸟巢没有看到哩！

云中的鸟巢啊，美丽的鸟巢，行成了一道亮丽风景，又为生机盎然的春天增添几分春意！

“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清人郑板桥说得真好。我想，是啊，鸟恋树，树招鸟，没有树哪有鸟，有了树才有鸟，树多鸟更多，树大林深百鸟飞呀！

散文诗

午夜

王猛仁

午夜很静。
你的脚步珊珊。在这去意还留的片刻，我的心顿时草木皆兵。
流浪的心没有归宿。
尽管离世之日无法测定。
还需要某种暗示吗？
室内的灯为你熄灭，又为你点燃，有意还是无意？
沿着一株挂霜的路径，独想捕捉一串黎明前的黑。
不要说曾经蓦然回首，泪水已将夕阳的颜色漫漫洗净，于时间的溪流旁轻轻叩首。
曾经熟悉的声音，封藏冰雪之冬，被漂泊的心，均省略于故土。
夜的都市，光怪陆离。谛听着天边失落的最后一颗繁星。
总有一个被雕塑的彩带，不分昼夜地站立。
风，像蛮横的手；雨，噼噼啪啪。
所有的智慧与不决，均被一一固守。
静默的卵石，在城市的喧哗拥挤中，浸满了千疮百孔的章节。

诗歌

感春（外一篇）

薛顺民

风雨乍来天又寒，
颍川三月柳如烟。
流莺待唱桃花曲，
紫燕但弹溪水弦。
泠泠波光连岸岸，
悠悠远客聚名园。
中原漫道无奇秀，
又见春风入旧年。

蝶恋花·早春

芳草凄凄香满路。未见桃英，怎忍唱迟暮？无奈溪边寻古渡，但闻滩外鸣鸥鹭。
追梦夕阳摇碧树。天外流霞，怅恨凭谁诉？但待春风留客住，花开两岸任君赋。

散文

老子天下第一

蒋建伟

河南的男人有一句话，叫“老子天下第一”。我对父亲的称呼，叫“老子”、“老头”、“爹”、“大”、“爸爸”，把“老子”放在第一个叫，因为“老子”通晓天地人，没有“老子”办不了的事情，我们已经叫“老子”叫了两千多年。之所以把“爸爸”排在最后一个，因为“爸爸”这个词，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最先流行于大城市，就像他们一股脑儿进口“情人节”、“圣诞节”、“平安夜”这类西方节日一样。听说，西方人也进口“老子”，他们把《圣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当作枕边书，求索这位中国思想家、哲学家浩瀚的《道德经》里的大宇宙。所以说，河南的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天王老子也不怕”，当了爹的人可以称呼“老子”，没有当爹的人、小孩子也可以自称“老子”，谁不知道，老子得道成仙，最厉害！

“老子”不仅河南人叫，全中国也这么叫，属于流行语，几千年来都很流行，后世照样流行。

到了河南鹿邑，一看，广场的一座33米高的老子巨型雕塑像上，刻了“天下第一”，谁都明白“老

子天下第一”，不是“天下第二”，才知道，老子就出生在我们老家啊！

来看“老子”太清宫，因了鹿邑人郭亚东、张治华。我和郭亚东是特别正宗的文友，十几年来，彼此京豫之间邮件往来，以文以心，却总也进步不了，找不到原因。文章写不好了，他后来干脆不写了，业余学画画，写毛笔字，算是在另外一个艺术领域，这样，我自然就成了外行。不管他写得好不好，画得怎么样，他总得意洋洋着问我：“你看咋样？”如果说“不好”吧，他就嘲笑我算是外行；如果说“好”吧，他更得意，可我违心呀！不过说实话，他画得还真不赖，明显看出书画方面进步不小。问他：“你老师是谁？”他却说：“哈哈哈哈哈，不告诉你。”

这关子，一卖就是好几年。2015年初春，郭亚东忽然邮来了著名书法家李逸野先生的一组书画作品，特别是李先生的草书《道德经》，近百米的长卷，品读字里行间，得法度，有神韵，开阖大胆，大气磅礴，线条舞起处，尺幅景岚，满目清明。

再读老子经典名言，比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上善若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善已”，比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还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醒世名言，人生至理，一字字，一对对，宛如一行行白鹭在青山绿水之间云游，空灵，飘逸，一两声鸣叫，也散落在水墨四散的旷远的山野里。得怀素之法度者，除李逸野。

一问李逸野，是否他的书画老师。郭亚东不答，顾自一阵“哈哈哈哈哈”，默认了。难怪呀，2013年，他推荐来李逸野先生的《飒飒十月》等书法、中国画作品，典型的中国人画，文人字，题跋片言颇具大家气魄。2015年初春，他又推荐李先生的大量诗歌、诗词作品，我发现这些诗主题鲜活，角度独特，语言具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有节奏，有画面，有传说，有自嘲，就从中选发了《咳唾集》、《盘龙石》中的几束，发表之后，

读者反响很大。想想，一个86岁的书家，看遍人间沧桑，尝尽人生百味，依然老树繁花，一心向善，诗书画作品创作呈“井喷式”，篇篇件件上品，恐怕，我们只有艳羡了。是什么成就了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书家？我不得而知，只能从他的简历中寻找答案，后来，找到了他还有一个笔名，叫“老头”。哎呀，“老头”不就是河南土话中的“爹”吗？“爹”不就是“老子”吗？

原来，李逸野先生拿来自嘲的一个笔名，竟然隐藏了一个书家、一个民国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野心：有别于老子之外的老子！

老子一生多难，骑牛出关，从此，天地开闢，紫气东来，人间迎来了太平盛世。所以，我们说他“老子天下第一”。

李逸野先生的草书手绢《道德经》巨制书法作品，是对老子哲学思想的一次回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看到它，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中华民族今天的盛世。

“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牛。

观朝祖庙会

苏义堂

朝祖庙会，神州闻名。人潮鼎沸，车水马龙。寻根谒祖，万姓同宗。八方香客，膜拜虔诚。祈求人祖，人寿年丰。精品琳琅，眼花缭乱。特色餐饮，风味千种。非遗展演，文化厚重。民间绝技，巧夺天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藏龙卧虎，多少英雄。美哉淮阳，壮哉古城！

将军醉

赵佩佩

窗前月半银辉落，
醉梦边关夜点兵。
血染征袍酬壮志，
塞连烽火动危旌。
鼓钲岂为王侯业，
刀剑唯图社稷宁。
待到时和丰岁稳，
笙歌缓荡看娉婷。